

美國的反恐與亞太經濟安全的省思

在WTO多哈回合(Doha Round)進展停滯，且區域貿易協定(FTAs)繼續衍生之際，南韓也終於在其國內的幾次反對聲浪中，通過與智利的第一個FTA。日本亦繼續致力於與墨西哥的FTA談判，中國亦對於與澳洲洽談FTA蠢蠢欲動。而美國則一再強調以建立反恐機制與民主體制為經濟安全的必要條件。

在研討如何加強區域經濟安全時，美國不斷地要求亞太區域各國支持其反恐機制，而亞洲地區國家所關注的是如何在反恐倡議與降低貿易成本之間取得平衡。事實上如何防止區域內恐怖活動的再度發生，也應是亞洲區域安全議題的討論重點。九一一事件後，西方國際關係學者慣以「貧窮為恐怖活動基本原因」的論點來廣泛解釋國際恐怖活動，但卻忽略國際事務的管理失控，以及國際對峙未能有效解決（如以巴問題），才是恐怖活動發生的根本原因。探討恐怖活動不論是以公開或私下的方式，但絕對不能忽視「恐怖主義之根源」之了解。

美國作為單邊以及雙邊主義(unilateralism and bilateralism)之高手，應更認真考慮尊重在區域主義以及全球主義(regionalism and globalism)脈絡下所建立的共識，以確保其在此區域中的領導地位。誠如歐盟的三大勢力（英國、法國以及德國）所建立的平衡，美國是否也要與其他東亞二大勢力的日本、中國，思考如何共同領

導及權力的共享，以做為針對北韓問題所組成的六方會談之區域多邊協商出發點。

在冷戰時期結束之後，美國在世界強權的地位面臨到許多挑戰，包括：德國的統一、中國的崛起，以及許多區域之衝突，如：中東問題、南北韓問題、台海衝突及最近的海地政變等等。面對此一霸權遭受挑戰的景況，美國曾提出一套霸權維護理論：(1)調整自身的結構，增強吸引與保持尖端科技的領先地位，奈伊(Joseph Nye, Jr.)特別強調「柔性國力(Soft Power)」，亦即在國際事務中通過吸引而非強制手段達到目的的能力；(2)強調對外政策，強化與盟邦的安全關係，並且進行更多的協商與合作，減輕國際防衛的負擔，以防止霸權的衰退；(3)對可能的挑戰國實施交往的策略。美國也因應國際局勢之轉變而發展出「預防外交」的政策。

現任的布希政府在其上任之後，立即為其外交政策之走向做定位：(1)確保美國在軍備上的優勢，以維持抵禦侵略的能力，如發展NMD；(2)促進經濟成長、政治的開放，並在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架構下，開展自由貿易，藉此穩定西半球的繁榮，以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3)重新強化與盟邦之間的關係，並極力將美國價值予以推展，亦即自由、民主、繁榮與人權；(4)拓展與「大國」之間的全面性關係與交往，尤

其是中國與俄羅斯，將其納入國際關係的架構之下；(5)積極處理來自於「流氓（惡質）國家」的威脅。以上政策也說明了布希總統在其任期中所採行的措施，例如：發動對伊拉克的制裁與攻擊、與中國發展競爭伙伴關係、積極主導南北韓的六國會談，另一方面也以其所認知的民主之高度價值套用於外交政策之中。惟現今國際局勢詭譎多變，而美國已無法如冷戰時期一般地輕易掌控國際政治的轉變，因而遭受之挑戰漸增，最讓美國困擾的是恐怖主義的發展，最明顯的即是九一一事件的發生。

美國在處理國際衝突或面對某些國家的內政混亂問題時，常以介入或干涉的方式進行，雖然美國一再宣稱其行動之正當性，然而這在國際法中是一種被限制的手段。1949年的「國家權利義務草案宣言」即說明了國家有「不干涉的義務」，而「正當性」的干涉包括了人道干涉與防禦性干涉。美國多次介入中南美洲國家的內政動亂，可以解釋為基於堅持民主制度的人道性干涉；而2003年發動對伊戰爭，也可以解釋成為了消除伊拉克製造核武能力的防禦性干涉，但是從美國多次的行動中觀察，卻不免讓人質疑所謂之「美國價值」。

作為全球化時代的地球村公民，並且對亞洲社會脈絡具自覺意識的一員，我們當然讚賞民主的價值。民主化的本身並無問題，但是美國

推動民主化的方式，是否充分考慮當事國在特定時空環境下，所存在之問題及迫切的優先項目（例如透明化、法制化、訴訟程序，或者言論與免於恐懼的自由，抑或人權等等）。

美國固然可將根基雄厚的民有、民治與民享的立國精神推展至國際體制的範疇中。但仍應尊重國際社會的多元化，不同社會仍需給予時間，以達到自我催生其民主意識及對民主的追求，而不宜採取快速強烈的方式以改變在地的政體，而改用持續的潛移默化方式，方可鞏固民主國家的地位。美國應考慮藉著舉辦經驗分享研討會，並協助不同社會體認其在邁向民主化過程中所遇到的瓶頸，並以此達成柔性外交。「最佳實例」(best practice)的討論與經驗分享，將能以務實與永續的方式培養具自發性的民主制度。

現實主義所注重的務實面之秩序與理想主義所強調的理想面之正義，對於國際社會仍將是最具影響力的兩大主流。今(2004)年年底美國將進行總統大選，下任總統候選人已積極展開各種勝選策略；但是從美國兩百多年的國家發展脈絡中，我們可以確定，美國外交政策與亞洲區域經濟安全的關連，仍將大部份取決於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間的平衡。■